



葵涌工業大廈裏，三十餘平方米工作室內，微暗燈光下，53歲的胡智楷將霓虹燈一曲一扭，這是他這個月少數幾個訂單之一。兩、三年前，彌敦道中華書局的招牌也被拆除了，招牌上是他精心製作的霓虹燈。

霓虹燈招牌曾是「夜香港」的靈魂。夜幕降臨時，成千上萬霓虹燈亮起，各色燈光勾勒出香港街道和社區的形狀，整個城市燈火輝煌。而如今，隨着「清拆令」一下，一塊塊霓虹招牌從街上移離，城市光芒漸褪，也卸去一抹繁華。



### 大都薈

新華社記者 洪雪華、章穎（文）  
大公報記者 蔡文豪（圖）

# 霓虹卸去 晚妝褪色 一抹繁華



### 璀璨

## 師傅堅持延續城市光芒

工作室左側擺放着一個立體人臉霓虹燈，通電之後便散發紅白光芒，這是胡智楷二十多年前的作品，那時候他已經是一名霓虹燈手藝人。

胡智楷17歲開始學習製作霓虹燈，接觸這個「朝陽行業」。20世紀七、八十年代，香港經濟騰飛，霓虹燈行業迎來黃金發展期。「當年公司霓虹燈訂單很多，師傅們忙着趕製訂單，我就在一旁看着，半年後就學會了。」

霓虹燈是一根普通的玻璃管，在1000攝氏度高溫的火上烤軟後，能彎曲成各種形狀。將玻璃管抽成真空後注入不同稀有氣體，通電之後，閃爍幾下，便能散發彩色光芒。

20世紀八、九十年代，香港娛樂圈群星

◀各式各樣的招牌展示着萬商雲集的香港特色

閃耀，霓虹燈常出現在演唱會等場合。「我偶然見過梅艷芳，當時我去演唱會送霓虹燈。」行業興旺期，胡智楷有時一天工作二十多個小時，甚至連續好幾個星期不回家。

### 紛紛轉行 只剩八人

「訂單多，工作多，每月收入約有四、五萬港幣。」他說，彼時香港約有百多名霓虹燈手藝人，超過三百間霓虹燈招牌製作公司。

「我們用了約五千根霓虹燈玻璃管，花了兩、三個月為香港中銀大廈外牆製作三角形霓虹燈。」胡智楷回憶起昔日作品，難掩自豪。

然而，隨着發光二極管（LED）技術於20世紀九十年代出現，霓虹燈行業逐漸式微。「LED燈節能、省電、亮度好，很多商家轉而選擇LED燈。」入行三十餘年，胡智楷看着手藝人紛紛轉行，如今僅剩約七、八名，最年輕的也有40多歲。

在特區政府政策推動下，舊式霓虹燈招牌慢慢在街道上消失。至2014年，香港約有12萬個外牆招牌接受屋宇署「違例招牌檢核計劃」，不合規範的舊式霓虹燈招牌被清拆。

「事物不可能永遠不變，霓虹燈逐漸成為室內裝飾品，但只要還有人需要，我就會堅持下去。」胡智楷說。

的「妙麗百貨」霓虹燈招牌，約有一至兩層樓高，外形猶如孔雀開屏，中間寫着「妙麗」二字，十分搶眼。」

四年前，郭斯恒走過大街小巷，記錄正在消逝的霓虹燈招牌，寫下《霓虹黯色》一書。書中提到，香港街道複雜，很多人都是通過招牌辨認方向。

20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，從港島西的上環到港島東的小西灣，十多公里的海岸邊，光是幾百平方米面積的巨型霓虹燈招牌就有40多塊，中小型的霓虹燈招牌更難以計數。各種招牌展示着萬商雲集的香港特色。

### 指引

## 「回家的路，有了方向」

20世紀三十年代，霓虹燈招牌製造技術引入香港。到了五十年代，香港經濟和工業發展正值起步階段，商品推銷需求龐大，霓虹燈招牌逐漸成爲一種新型廣告方式。

「爲了吸引顧客，五金店、理髮店、手工鞋店、小吃店的老闆們費盡心思製作霓虹燈招牌，甚至請書

招臉譜帳號，通過社交媒體平台宣傳招牌文化。

「特區政府在評估拆除招牌時，也要考慮招牌背後蘊含的歷史、文化及藝術價值。特區政府可以資助部分舊招牌翻新，讓舊招牌重新出現在街道上。」馮達煊和麥憬淮對記者說。

香港導演王家衛在電影《花樣年華》中不時將鏡頭定格在霓虹燈下，構造了一個幽深夢幻的霓虹世界，彷彿令人置身昔日的「夜香港」。「霓虹燈是香港的視覺文化符號。」郭斯恒說。

法家來題字。」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郭斯恒介紹，六十年代百業興旺，霓虹燈招牌需求增加。

20世紀八十年代，當胡智楷初入霓虹行業時，郭斯恒居住的旺角花園街一棟舊大廈，霓虹燈招牌成了指路燈，指引着他回家的方向。

### 霓虹叢林 照亮香港

「兒時放學後需要自己回家，但我家大廈與附近舊樓外觀相似，我經常找不到回家的路。」郭斯恒說，後來，家人告訴他，回家的路上有霓虹燈招牌：先經過「明遠酒家」，接着看到「友聯粉麵廠」，家就在製麵廠樓上。

通過招牌尋找方向的「小技巧」，讓郭斯恒成爲「行街高手」。

。「印象最深的是位於佐敦

▼霓虹燈手藝人胡智楷說，只要還有人需要，就會堅持下去

►香港街道複雜，很多人透過霓虹招牌辨認方向



◀霓虹燈招牌由街角移入展覽廳，紅色燈光照射下，招牌依舊散發着夢幻般的光芒

### 重生

## 移入展館 留住花樣年華

八十餘載春秋變換，霓虹燈行業經歷從鼎盛到式微。幸運的是，心思細膩的有心人開始收集被拆除的舊霓虹燈招牌，將它們從街道轉移到展覽室，賦予招牌二次生命。

香港建築師馮達煊、麥憬淮便是其中的有心人。今年三月，兩人共同設計「城街·招牌」展覽，展出歷時四年收集的六組舊招牌。近十平方米展覽室內，紅色燈光照射下，霓虹燈招牌散發着夢幻般的光芒。

麥憬淮的霓虹記憶來自祖母。「小時候祖母告訴我，她幼時沒有機會接受教育

，通過霓虹燈招牌認字。等到我出生後，祖母已經能讀報紙了。」在很多人眼中，霓虹燈招牌不僅是商業宣傳，也是城市記憶的一種寄託。

### 盼舊招牌翻新重現街道

2015年，馮達煊和麥憬淮將一塊被拆除的當鋪霓虹燈招牌搬回辦公室，開啓了收集舊招牌之旅。

「我們會建議商家用其他方式將招牌保留在街上，例如將舊招牌的字體放在新招牌上，或者將舊招牌放入店鋪櫥窗或室內。」2017年，馮達煊和麥憬淮開設「街

### 如何製作霓虹燈

新華社記者呂小煒（圖）



製作霓虹燈首先需要一根普通的玻璃管，在1000攝氏度高溫的火上烤軟後，並將其彎曲成各種構圖形狀



製作師傅適當時候要吹氣，全程屏息靜氣，動作一氣呵成；若遲了吹氣，光管便會下陷，光管過硬又難以扭動，燒太耐則會破爛



霓虹燈屬於氣體導電，將玻璃管抽成真空後，注入不同稀有氣體，再透過金屬片衝擊令氣體着光。若是紅色系列的，通常填充氖氣；若是綠色、藍色或白光系列，則加入熒光粉和水銀以及填充氬氣。



製作好的燈管需再用高壓電在管內放電，通電之後，閃爍幾下，便能散發彩色光芒，形成了光彩絢爛的霓虹燈。

（大公報記者整理）

